

唐朝的 黑夜

魏风华 著

3

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


I207.419
D918-2
3

魏风华
著

唐朝的 黑夜

TANG CHAO DE HEI YE

③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桂林



I207.419

p918-2

3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唐朝的黑夜. 3 / 魏风华著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9.12

ISBN 978-7-5633-8986-5

I. 唐… II. 魏… III. 笔记小说—鉴赏—中国—唐代 IV. I207.41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47370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 541001)
(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)

出版人: 何林夏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

(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: 541100)

开本: 720 mm × 960 mm 1/16

印张: 13.75 字数: 210 千字

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6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创意历史（自序）

翻遍唐朝志怪与传奇，给我两个最深刻的印象：一是故事本身的诡谲与惊奇，这无须再讲；二是那么多优秀的篇章，竟都出自“无名之辈”的手笔。对于他们，后人是如此陌生，甚至可以说是一无所知。他们是历史河流中的被湮灭者，绝大多数无法进入正史。但他们的作品却熠熠生辉，值得我们长久地凝视。如果说在风云时代里，他们无法与皇帝、谋臣和战将相比，那么在他们所创造的诡幻世界里，他们却是独立自足的赫赫君王。

这些唐朝秘密的书写者，在盛唐时悄悄出现了第一批，及至中唐蔚为大观，而晚唐之后渐渐式微。说到唐朝年代的划分，存在着不同观点。我个人认为：高祖武德元年（618年）建唐，及其后八年，为初唐；从公元626年李世民发动“玄武门之变”执政，到玄宗天宝十四载（755年）“安史之乱”爆发，为盛唐；从肃宗即位（756年），到文宗大和九年（835年）“甘露之变”爆发，为中唐；从文宗开成元年（836年）到公元907年朱温篡位，为晚唐。其中，晚唐又可分为两个阶段：前一阶段从文宗开成元年（836年）到宣宗大中十三年（859年）；后一阶段从唐懿宗即位，直至唐朝灭亡。

在盛唐时代，声威远播，万邦来朝，长安是世界的中心。在帝国领域内，士人倦夜长，对着月亮写诗，赞美伟大的帝国。此时人们似乎更喜欢以诗歌的形式来标显盛大的时代，所以当时的志怪与传奇比较鲜见，但也不是没有，首屈一指的是牛肃所著的《纪闻》。这是现在能看到的唐朝第一部志怪笔记集，意义非凡。而且《纪闻》里有一些较长的故事，初次显露出短小志怪向长篇传奇演变的迹象。但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并未发现其重要性。

盛唐之后，唐朝进入中期。这期间，志怪与传奇如雨后春笋，层出不穷。即使是朝廷的宰相，也纷纷在晚上关起门来进行此类故事的写作，于是就诞生了著名的《玄怪录》，作者牛僧孺。这位寒门出身的宰相因与世族出身的另一位宰相李德裕对立，而制造了中晚唐历史上绵延半个世纪之久的“牛李党争”。结果以李的失势告终，同时也宣告了中国世族政治即贵族政治的最终灭亡。牛僧孺不仅仅是一位政治家，而且还是一位幻想小说家，他所著的《玄怪录》的价值，鲁迅有如此评价：“造传奇之文，荟萃为一集者，在唐代多有，而煊赫莫如牛僧孺之《玄怪录》。”因文笔优美，想象绚烂，牛僧孺的这部志怪笔记被认为是唐朝幻想小说的典型代表作。

从中唐开始，连宰相都在进行志怪写作，更不用说一般文人了。所以，《玄怪录》之后，出现很多续书，影响最大的是《续玄怪录》。其作者李复言身份神秘，有人认为他是白居易的好友李谅，似不太可靠；又说其为李谅的门客，也是猜测而已。但无论作者是谁，《续玄怪录》都是独一无二的。因为里面有一篇《辛公平上仙》的故事，宋朝大型类书《太平广记》差不多把唐朝志怪一网打尽，而唯独将该篇排斥在外，令人疑惑，仔细考究，发现该篇以志怪的形式，记载了唐朝一位皇帝在后宫被残酷杀害的秘闻。这则珍闻再次印证了志怪笔记的史料价值。薛渔思所著《河东记》则是《玄怪录》的另一部续书。作者在自序中直接称：“续牛僧孺之书。”薛渔思在史上也没留下什么痕迹，《河东记》中的故事却值得注意，都比较曲折，介于志怪与传奇之间。同时出现的还有薛用弱的《集异记》，这位做到刺史的地方官在闲暇之余撰出该书，不求篇幅之长，而以文笔优美、内容惊人取胜，国学大师汪辟疆先生甚至认为该书是“唐人小说中之魁垒”。

在中唐至晚唐的演进中，还出现了署名谷神子的《博异志》和李玫的《纂异记》，后一部笔记中的《喷玉泉幽魂》一篇，以隐晦的笔法，纪念唐文宗大和九年“甘露之变”中被宦官所杀的四位宰相，历来为史学家所重视。晚唐时，最出色的传奇集应该是唐懿宗咸通九年（868年）由虢州刺史袁郊所著的《甘泽谣》，在这部集子里有两个名篇：《红线》和《聂隐娘》。同时代的《杜阳杂编》风格稍异，作者为唐僖宗时的苏鹞，此君十次参加科举考试未中，到僖宗光启年间第十一次参加考试，终得进士。前推十年，《杜阳杂编》是苏鹞在老家陕西武功杜阳川读书之余完成的。而皇甫枚的《三水小牍》和尉迟偓的《中朝故事》也是值得注意的集子。此外，我还想提到于

邀的《闻奇录》、李隐的《潇湘录》、温庭筠的《乾驥子》、陈劭的《通幽记》、皇甫氏的《原化记》、康骈（一作康駢）的《剧谈录》以及五代时期的王仁裕的《玉堂闲话》……我知道这些都是优秀的志怪和传奇集，它们的存在同样为那个时代的晚上增添了可以信赖的魅力。

《唐朝的黑夜3》所面对的，正是以上志怪群书。

我希望通过“黑夜三部曲”中的秘密历史、异闻怪谈和惊悚奇幻的故事，颠覆人们对唐朝的固有印象，把那盛大的王朝由明丽华美变得阴寂可怖。对我而言，解读历史文本的目的是为了寻找正史的另一面，寻找被时间遗失的细节。所以我愿意把每一部唐朝志怪都看作是当时的一份报纸，或者说报纸的社会新闻版。我希望在遥远古书与现代读者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点，故而在解读每一篇志怪故事的时候，于援引和考据时代背景之外，加入了个人化的新异发现与评说，使之成为一种历史与志怪相依的互文式的“创意历史写作”。

如果说古人倦夜长，故秉烛游，那么，在欢歌夜宴之外，一定还有孤独无眠的人在昏暗的屋子里书写着属于那个时代的秘密。千年之后，我愿意在冥冥中完成与唐朝先人的跨越时空的对话，让由唐朝志怪和唐朝秘史组成的《唐朝的黑夜3》成为诸君的枕边书，看看唐朝明丽的表面下，究竟隐藏着怎样惊奇的画面；看看这些画面，又为我们记录下怎样被湮灭千年的秘密……

目录

CONTENTS

创意历史(自序) / 001

卷一

宴无好宴 / 003

送你一件面衣 / 010

明崇俨之死 / 014

光叔 / 017

刺唐别传 / 020

古人倦夜长 / 024

海州事件 / 029

幽谷神墓 / 031

奇异竹箱 / 035

橘中世界 / 037

绝壁仙洞 / 040

一个人的乌托邦 / 043

百鬼夜行 / 048

惊瞳夜 / 052

洛阳鬼兵 / 054

卷二

喷玉泉幽魂 / 059

秘密乞丐 / 065

白泽图 / 067

岭南异闻录 / 069

唐朝的森林 / 072

失踪的新娘 / 075

万劫不复 / 077

异形 / 081

宛若鬼花 / 084

镜头之外 / 086

无言的结局 / 088

温庭筠的凶宅 / 089

- 黑夜白骨 / 093
地道暗影 / 095
简单故事 / 097
轻素、轻红与春条 / 09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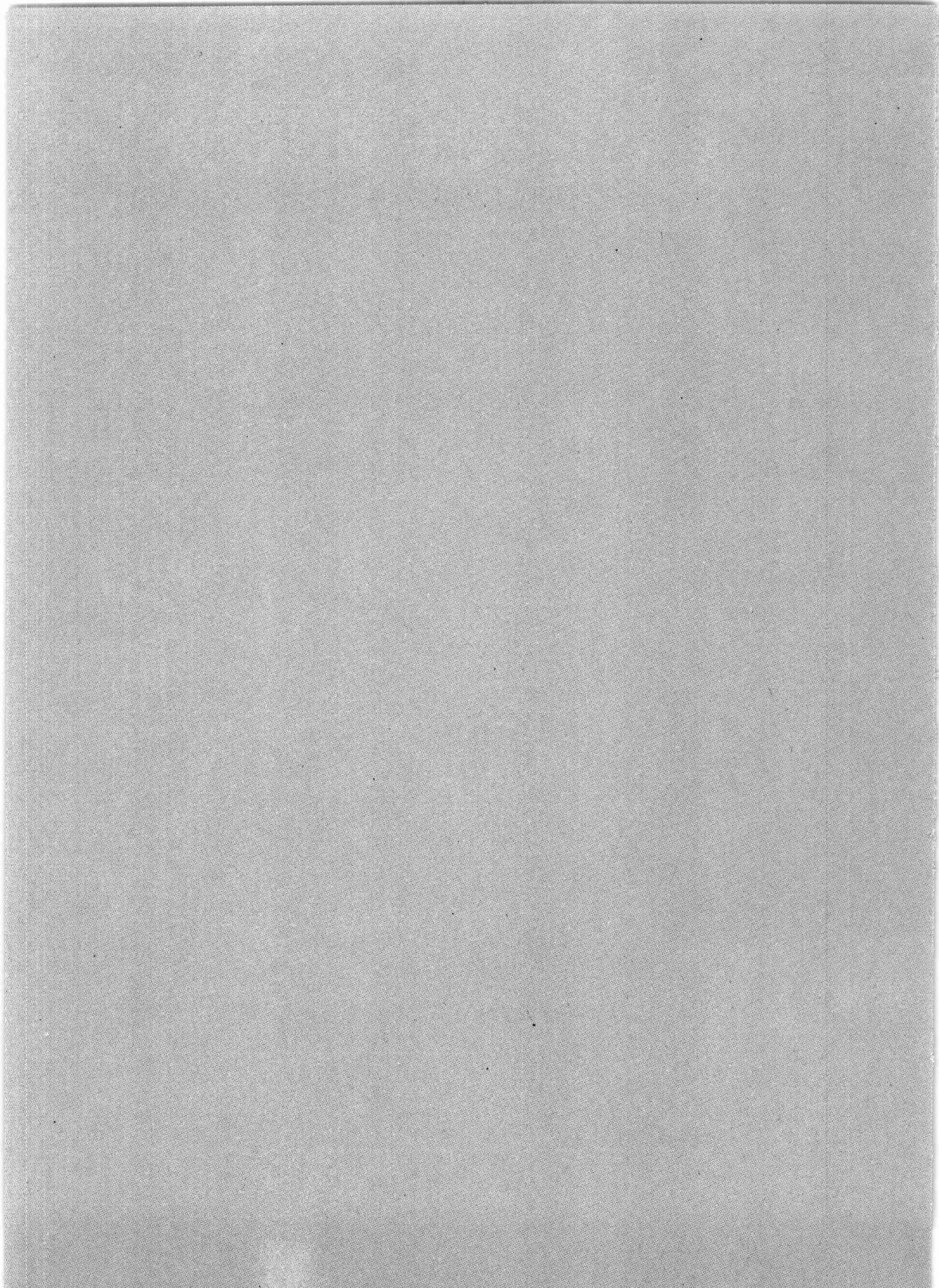
卷三

- 板桥三娘子 / 105
迷 宫 / 108
真正的高手 / 113
集月光 / 115
凝幻记 / 117
色之隐身术士 / 121
庐山道士 / 123
死去的女人 / 126
九张脸 / 129
所谓魅 / 130
正午的李黄 / 131
充满蝙蝠的房间 / 134
惊雷日 / 137
莲花与真真 / 139
镜子里有什么 / 141

卷四

- 晚唐风景 / 145
李淳风的预言 / 148
兰亭序 / 152
盖世太保 / 157
徐敬业踪迹 / 159
日本王子围棋记 / 162
曲江故事 / 164
宝藏之谜 / 167
你去过武德县吗 / 171
像石火胡这样的女子 / 173
古典机器人 / 176
落叶归根 / 179
罗生门 / 180
神探苏无名 / 185
少女的事业 / 189
报 仇 / 194
唐朝的骗子 / 197
脑袋上的洞 / 200
蛊毒解 / 203
逸闻一束 / 204
融入黑夜 / 208

卷
一



宴无好宴

中唐李复言所著《续玄怪录》中的《辛公平上仙》一篇，当是整个唐朝最为隐秘而恐怖的故事。大型类书《太平广记》博收唐朝志怪与传奇，而唯独将此篇排斥在外，实有深意。下面就看看这个故事到底说了些什么。

故事开始后，率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唐朝的两位县尉：洪州高安县尉辛公平和吉州庐陵县尉成士廉。他们是泗州下邳人，此行奔赴长安，接受朝廷新的任命。他们由东而西，一路行来，至于洛阳境内时遇雨，避于洛西榆林店。

这家客栈很简陋，只有一张床看上去还比较干净，但已被一位身着绿衣的旅客所占。店主有些势利，见辛、成二人有仆从跟随，又是官员打扮，于是进屋喊醒绿衣客，叫他腾床位。绿衣客起身回望，眼神哀怨。这时，辛公平在屋外对店主表示，这样做不合适，认定旅客的贤德与身份，不在于随从盛大与否。最后，辛公平叫绿衣客继续安歇。辛、成在旁边的屋子安顿下来。夜深后，他们吃起夜宵，并邀请绿衣客就座。绿衣客欣然从命。问其姓名，绿衣客自称王臻，言谈深刻，富于思辨，为辛、成所敬。酒过三巡，辛公平发出人在旅途的感叹：“都说天生万物，唯人最灵，但世事无常，每个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明天又如何！人又灵在哪呢？”

“也许我知道。人之命运，皆为注定，比如你们前行，相继会在磁涧王家、新安赵家食宿。”王臻说。随后，他还描述了辛、成二人将要吃到的东西。“我步行，不能在白天相随二君，唯有夜会。”他又补充了一句。

辛公平和成士廉相视，唯笑而已。因为他们不相信王臻说的话。随后大家安歇。天未亮时，辛、成二人发现王臻已不见踪影。黎明时，辛、成

二人也离开洛西榆林店，继续前行。后来，他们果真在磁涧王家、新安赵家食宿，吃的东西也和王臻描述的一样。辛、成二人大异。在新安之夜，王臻又出现了，辛、成二人拉着他的手，称之为神人。三人夜行，至阆乡，王臻说：“你们当是明智之人，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？”

辛公平：“博才多学，当是隐遁的高士。”

王臻：“错。实不相瞒，我是来自阴间的迎驾者。”

“阴间的迎驾者？”辛、成二人感到一丝战栗。迎驾当然是迎接皇帝，而来自阴间的迎驾使，也就意味着他们是索皇帝之命而来的。“只有你一个人？”

王臻继续说：“当然不止我一个人，与我同来的还有五百骑兵和一位大将军，我只是将军的部下。”

“他们在哪儿？”辛公平问。

王臻说：“这前后左右都是，只不过你看不到罢了。好啦，感谢二位先前的照顾，我来日在华阴县请你们吃饭。”

天亮前，王臻又与辛、成二人告别。

却说抵达华阴时，又已是黄昏，王臻带了丰美的酒肉而来，宴请辛、成。华阴已过，长安在望，他们夜宿灊水馆驿。

王臻说：“大将军和我的使命是迎接皇帝‘上仙’，这实在是人间诡谲之大事。辛县尉想参观一下这场景吗？”

辛公平自然清楚，“上仙”是皇帝驾崩的委婉说法。也就是说，王臻向他发出邀请，叫他去参观皇帝死亡的场面！故事发生到这里，令人倒吸一口凉气。

未等辛公平回答，成士廉开口道：“为什么丢下我？我难道不可以同去参观吗？”

“观看这样的场面，会给人带来晦气。比之于辛县尉，您的命比较薄，所以还是不去为好，这是为君着想，并非厚此薄彼。到长安后，成县尉可暂住开化坊西门王家。”王臻解释道，随后对辛公平说，“你可在灊桥之西的古槐下等我。”

成士廉没办法。却说辛公平，此日奔向灊桥之西，将到约定地点，看到有一股旋风飞荡而去。在槐树下还未站定，又有一股阴风席卷而来，刮入林中，转眼间，一队人马出现在他面前，马背上坐着一个人，那人正是王

臻。他带辛公平拜见了大将军。

大将军当是听到了王臻的述说，故对辛公平赞赏有加，并嘱咐王臻：“你既然把他招来参观‘上仙’的仪式，就应尽主人之分，好好照顾他吧。”

就这样，辛公平跟着这队奇异的人马进了长安。入通化门，至天门街，一位不知从哪里来的面目不清的官吏对大将军说，人马太众，可分配一下。大将军应允。于是，兵分五路，大将军带着亲近卫队，入驻一座寺庙。王臻与辛公平住于西廊下，前者照顾有加，还告诉辛公平阴间与阳间授官的特点，并承诺帮助辛、成二人顺利升官。在庙里住了几天后，大将军有些不耐烦：“时间将到，不能再等。但现在皇帝周围有众神保护，不能迎接他‘上仙’，如何是好？”

王臻想了想，出了一条计策：“可在宫里举行一次夜宴，到时候满是荤腥，众神昏昏，我们就可以行动了。”

大将军微笑点头。布置妥当，大将军身着金甲，下令道：“戌时，兵马向皇宫齐进！”迎驾行动开始了。队伍入丹凤门，过含元殿，侧行进光范门，穿宣政殿，到达皇帝正在举行夜宴的场所。大将军迅速派人包围了这里，并带五十名士兵携着兵器入殿。

夜宴之上，烛火沉沉，优伶歌舞，一如木偶。在阴郁的气氛中，御座上坐着皇帝。三更过后，夜宴上突然出现一个身影：此人身着绿衫黑裤，衣服上绣着红边，披着奇怪的披风，戴着有异兽造型的皮冠，上面笼了一层红纱，打扮阴森可怖。他手持一把一尺多长的雪亮的金匕首，如宦官一样拉长声音喊道：“时辰已到！”说罢，这位身穿奇怪服装的人捧着匕首，凝望着皇帝，一步一步登上玉阶……这样的镜头本身就令人不寒而栗。来到御座旁，他跪下献上匕首。宴会大乱！皇帝望着眼前的金匕首，感到一阵晕眩，这时音乐骤停。拥上来一些人，把皇帝扶入西阁。但许久都没出来。这时，大将军说：“时辰不可拖，何不现在就迎接陛下‘上仙’？”

西阁里一片黑暗。过了一会儿，传出声音：“给陛下洗完身子了吗？洗完后即可上路！”

随后是洗浴之声。五更天，皇帝（注意，从此之后出现的皇帝，已只是他的亡灵）登上玉舆，被送出西阁。见到皇帝后，大将军只是施了一礼，而未跪拜：“人间劳苦，世事多艰，为天子者，日理万机，且深居宫廷，色欲纷扰，往往受惑，你那清洁纯真之心还有吗？”

皇帝：“心非金石，看到诱惑，谁能不乱？但现在已舍弃人世，释然了。”

大将军大笑。那是对皇帝的嘲笑。玉舆出宫，宫人以及诸妃，一边呜咽流泪，一边“拭血捧舆”，即擦着血迹，拉着玉辇，不忍其离去。这是一个关键的描写，血迹斑斑，可见皇帝并非正常死亡。在大将军的带领下，人们簇拥着皇帝的亡灵穿过宣政殿，如疾风迅雷，飘然而去。

目睹了整个皇帝“上仙”场景的辛公平已仿若痴人。王臻把他送到一个地方，说：“这是开化坊王家，成县尉住在这里。迎皇帝‘上仙’仪式已结束，你不能再跟着了。回去后，替我多谢成县尉。”说罢，王臻扬鞭而去，慢慢消失不见。辛公平回身叩门，开门的果然是成士廉。但他所看到的场景，却不敢告诉成士廉。几个月后，辛公平听到朝廷公布的皇帝驾崩的消息（这一点很奇怪，也就是说作者在暗示：皇帝实际上早已被杀，但消息在几个月后才由朝廷发布）。转年，辛公平被任命为扬州江都县簿，成士廉被任命为兖州瑕丘县丞，应了当初王臻答应帮助他们晋级之言。

按《续玄怪录》作者李复言的说法，这个故事是唐宪宗元和初年，他在徐州听辛公平之子说的。之所以记下来，为的是警告像洛西榆林店店主那样目光短浅的势利之辈。这显然是托词。因为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来，强迫皇帝“上仙”即死亡才是故事的中心。正常的“上仙”程序，应该是：皇帝病危，无药可治，阴间迎驾使前来迎接。但上面故事中讲述的情况却不是这样。在那烛火幽暗的深宫夜宴中我们看到：当那个身着奇异服装的人拉着宦官一样的长音喊“时辰已到”时，一切都无可挽回：皇帝已被宣判死刑。不管愿不愿意，最后都得“上仙”！在此之前，大将军对皇帝周围的“诸神”表示担心，因为他们保护着皇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王臻建议在宫中举行一次夜宴，麻痹皇帝周围的“诸神”。保护皇帝的“诸神”，可以被认为大内侍卫的化身。随后大将军带人手持兵器包围了皇帝举行夜宴的宫殿。当那个怪人捧着金匕首一步步走向皇帝时，最紧张的部分开始了。皇帝在金匕首寒光的照耀下，晕眩地被扶进西阁，门关上了，一片漆黑。西阁内发生了什么？所有最残酷的场面，你都可以去想象了。

此次弑君事件不见于任何正史，只见于本故事。这再次印证了志怪笔记的史料价值。故事叙述得不动声色，但那种内在的紧张气氛和压抑感令人毛骨悚然。至于故事中被杀害的皇帝，有人认为是唐宪宗，有人认

为是唐宪宗之父即当时的太上皇唐顺宗。从文中交代的年代背景看，死者应是唐顺宗。贞元二十一年（805年）正月，唐德宗死去，正月二十六日，太子李诵即位，是为唐顺宗，随后任用王伾、王叔文、刘禹锡、柳宗元等“二王八司马”革新朝政，但在宦官和另一派大臣的反对下，很快终止变法。宦官俱文珍、刘光琦、薛盈珍逼迫唐顺宗将皇位传给太子李纯即唐宪宗。这是贞元二十一年八月四日的事。两个月后的十月发生了一个事件：一个叫罗令则的人秘密奔赴秦州，自称得了太上皇顺宗的密旨，要求陇西经略使刘潼起兵废黜非正常即位的唐宪宗。刘潼把事情捅到长安，罗令则被处决。事件发生后太上皇顺宗的处境立即危险起来。元和元年（806年）正月十八，宪宗突然告诉大臣们太上皇顺宗病情未愈，第二天宪宗又向大臣宣布了一条消息：太上皇顺宗病死了。人们自然可以看出这是凶手玩的一个把戏。太上皇顺宗死于兴庆宫，此宫在长安城东门春明门内侧，但发丧仪式却是在太极宫太极殿举行的。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易地发丧的。太上皇顺宗被易地发丧，有可能暴露了一个问题，即他不是正月十九死的，而是在前一年十月罗令则事件发生后就已被杀。安排易地发丧，只是为了不叫人们看到其尸体。这样的推断，与故事中所说的辛公平目击“上仙”场面几个月后，才听到朝廷宣布皇帝驾崩的消息是切合的。

那么，杀害太上皇顺宗的是谁？应该是以俱文珍为首的扶植宪宗皇帝即位的宦官集团。当年宪宗的太子之位，就是在他们的支持下战胜有力的竞争者而获得的。如果宪宗的帝位不稳，那么他们也是危险的。而太上皇顺宗如果继续存在，即使他身体羸弱，对他们也是一个威胁。罗令则事件就是一个例子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宦官们决定处死太上皇顺宗。按《辛公平上仙》里的暗示，顺宗是被匕首刺死的。谁是手刃顺宗的凶手？故事中进献匕首的身着奇异服装的人以及大将军和王臻的原型是谁？已无法判断。但当时专权的宦官俱文珍脱不了干系。同时可以认为，杀害顺宗是在唐宪宗的默许下进行的。而且，顺宗之死首开宦官杀害皇帝后在当时不被追究的先例。

洪州高安县尉辛公平、吉州庐陵县尉成士廉，同居泗州下邳县，于贞元末（原文作“元和”末，不正确）偕赴调集，乘雨入洛西榆林店。掌店人甚贫，待宾之具莫不尘秽，独一床似洁，而有一步客先憩于上矣。主人率皆

重车马而轻徒步，辛、成之来也，乃遂步客于他床。客倦起于床而回顾，公平谓主人曰：“客之贤不肖，不在车徒，安知步客非长者，以吾有一仆一马而烦动乎？”因谓步客曰：“请公不起，仆就此憩矣。”客曰：“不敢！”遂复就寝。深夜，二人饮酒食肉，私曰：“我欽之之言，彼固德我，今或召之，未恶也。”公平高声曰：“有少酒肉，能否相从？”一召而来，乃绿衣吏也。问其姓名，曰王臻，言辞亮达，辩不可及。两人益狎之。酒阑，公平曰：“人皆曰天生万物，唯我最灵。儒书亦谓人为生灵。来日所食，便不能知，此安得为灵乎？”臻曰：“步走能知之，夫人生一言一憩之会，无非前定，来日必食于礲涧王氏，致饭蔬而多品；宿于新安赵氏，得肝羹耳。臻以徒步，不可昼随，而夜可会耳。君或不弃，敢附末光。”未明，步客前去。二人及礲涧逆旅，问其姓，曰：“王。”中堂方僦僧，得僧之余悉奉客，故蔬而多品。到新安，店叟召之者十数，意皆不往，试入一家，问其姓，曰：“赵。”将食，果有肝羹。二人相顾方笑，而臻适入，执其手曰：“圣人矣！”礼欽甚笃，宵会晨分，期将来之事，莫不中的。行次阆乡，臻曰：“二君固明智之士，识臻何为者？”曰：“博文多艺，隐遁之客也。”曰：“非也，固不识我，乃阴吏之迎驾者。”曰：“天子上仙，可单使迎乎？”曰：“是何言欽？甲马五百，将军一人，臻乃军之籍吏耳！”曰：“其徒安在？”曰：“左右前后。今臻何所以奉白者，来日金天置宴，谋少酒肉奉遣，请华阴相待。”黄昏，臻果乘马引仆，携羊豕各半、酒数斗来，曰：“此人间之物，幸无疑也。”言讫而去。其酒肉，肥浓之极。过于华阴，聚散如初。宿灊上，臻曰：“此行乃人世不测者也，辛君能一观？”成公曰：“何独弃我？”曰：“神祇尚侮人之衰也，君命稍薄，故不可耳，非敢不均其分也。入城当舍于开化坊西门北壁上第二板门王家，可直造焉。辛君初五更立灊西古槐下。”及期，辛步往灊西，见旋风卷尘，迤遁而去。到古槐，立未定，忽有风扑林，转盼间，一旗甲马立于其前。王臻者乘且牵，呼辛速登。既乘，观焉，前后戈甲塞路。臻引辛谒大将军，将军者，丈余，貌甚伟，揖公平曰：“闻君有广欽之心，诚推此心于天下，鬼神者且不敢侮，况人乎？”谓臻曰：“君既召来，宜尽主人之分。”遂行，入通化门，及诸街铺，各有吏士迎拜。次天门街，有紫吏若供顿者曰：“人多，并下不得，请逐近配分。”将军许之，于是分兵五处，独将军与亲卫馆于颜鲁公庙。既入坊，颜氏之先簪裾而来，若迎者，遂入舍。臻与公平止西廊幕次，肴饌馨香，味穷海陆，其有令公平食之者，有令不食者。臻曰：“阳司授官，皆禀

阴命，臻感二君也，检选事，据籍诚当驳放，君仅得一官耳。臻求名加等，吏曹见许矣。”居数日，将军曰：“时限向尽，在于道场万神护躄，无许奉迎，如何？”臻曰：“牒府请夜宴，宴时腥膻，众神自许，即可矣。”遂行牒，牒去，逡巡，得报曰：已敕备夜宴。于是部管兵马，戌时齐进，入光范门及诸门，门吏皆立拜。宣政殿下，马兵三百，余人步，将军金甲仗钺来，立于所宴殿下，五十人从卒环殿露兵，若备非常者。殿上歌舞方欢，俳优赞咏，灯烛荧煌，丝竹并作。俄而三更四点，有一人多髯而长，碧衫皂袴，以红为襦，又以紫縠画虹蜺为帔，结于两肩右腋之间，垂两端于背，冠皮冠，非虎非豹，饰以红鬣，其状可畏。忽不知其所来，执金匕首，长尺余，拱于将军之前，延声曰：“时到矣！”将军颦眉揖之，唯而走，自西厢历阶而上，当御座后，跪以献上。既而左右纷纭。上头眩，音乐骤散，扶入西阁，久之未出。将军曰：“升云之期，难违顷刻，上既命驾，何不遂行？”对曰：“上澡身否？然，可即路。”遽闻具浴之声。五更，上御碧玉舆，青衣士六，衣上皆画龙凤，肩舁下殿。将军揖：“介冑之士无拜。”因慰问：“以人间纷拏，万机劳苦，淫声荡耳，妖色惑心，清真之怀得复存否？”上曰：“心非金石，见之能无少乱？今已舍离，固亦释然。”将军笑之，逐步从环殿引翼而出。自内阁及诸门吏，莫不呜咽群辞，或扞血捧舆，不忍去者。过宣政殿，二百骑引，三百骑从，如风如雷，飒然东去。出望仙门，将军乃敕臻送公平，遂勒马离队，不觉足已到一板门前。臻曰：“此开化王家宅，成君所止也。仙驭已远，不能从容，为臻多谢成君。”牵辔扬鞭，忽不复见。公平叩门一声，有人应者，果成君也。秘不敢泄，更数月，方有攀髯之泣。来年，公平受扬州江都县簿、士廉授兖州瑕丘县丞，皆如其言。元和初，李生畴昔宰彭城，而公平之子参徐州军事，得以详闻，故书其实，以警道途之傲者。（《续玄怪录》）